江湖藝史

（一四一）（續載）

第二十八回 鎖從天外來愁侵霜鬢 故鄉遠路間喜益朱顏

那張大爺不知道是甚麼消理，附我真是格外的親熱，我幾次要走，他只管苦苦相留，直到吃了早飯，有朋友來拜望他，他這纔放我走。秀華道，既然馮大爺走了，怎麼張大爺還不走呢。女才笑道，馮大爺不是張大爺一道的，張大爺是有意出外，親山玩景，無論到一個地方，都要玩上三月兩月，那裏就會走秀華欣然略帶喜色的說道，你在張大爺樓房內，談些什麼呢，女才答道，他問我，前天與他門仁義兩堂排解糾紛，說的一流段流流來歷，你們禮號哥弟，是怎麼說法的，我哥他道，大家那最說好，下會就到一句填話的，秀華笑道，來幫會順着人家說話，帶了一派奉承的口吻，不怕別個說你的歹話麼，女才答道，偏偏這德行，千家萬家，碰釘不穿，無論什麼大英雄，總喜歡人家恭維機句，順着說不起來，可免許多煩惱的，姊姊二人，正在談笑，忽聞議堂走來用坐，秀華急忙隨入後房中，聽他門兩人的談話，其實議堂與秀華雖未明明妾淫，各人都默默含情，正所謂身無彩凰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知道議堂走後，秀華在家獨坐無聊，忽然想起外李家，當去瀟洒田人家，如何他能够同這些風塵往來，其中必定有個緣故，今日閒暇無事，不若前去探聽一番，遂率同侍婢門，向着街後走去，這李家有一個老兒，膝下一子，年已二七歲，討一貧寒人家之女為媳，子名張年，性性粗率，只知耕田，不管別事，幸日國早日早夏專忠厚立家，所耕之田係由街上王恆祥佃祖，他已二十餘年，主客正是融合點，李老覺從主人事無大小都不敢反抗一點這王恆祥的住家，隔秀華家頗近，不過十餘家門面之遙，素日秀華容貌雖美，武功精高，常在鎮分長懼之心，恆祥也在海玩，年本碼頭姓字旗號到當家地位，與一排郭振標遇從正密，當仁義兩堂相爭時候，無日不在振標家中，苦竹霸何子林門，接得郭振標請的信前來，便由恆祥日在招待，子林等終日閒着無事，便談到秀華容貌如何，武藝如何，恆祥振標等日道秀華的 害，毫無顧顧之心 不料子林 神色高胆大，必欲 管式，迭次找恆祥設法，恆祥道，你門不知這個了頭的利害，我來說給你們聽聽，她父母俱早亡故，

新聞記者與文藝作家

（元甲）

頃然內新聞記者是電文藝作家，從名論的觀點上看，彷彿是有一個區別的界限；新聞記者是電報當日社會及時的現實事實用簡單的筆調，很有條理地把事實報導給讀者，文藝作家就是文藝的創作者，那末，新聞記者與文藝作家在長的上學問輯和地初級法庭的時是復機關的，間直在新聞與文學交流得這樣密切的時候我們是不能明白去地區分一個新聞記者和一個文學家，例如著名的歷史文學家司馬遷，他的「史記」這個名詞太廣泛了，事實，在歷史上，他也是一個新聞記者，

韓蘭根在 將軍之女中

韓蘭根在復孟傳導演的「將軍之女」中，是一個軍閥手下的護兵，因為看守一個革命黨（任清飾），結果被軍閥的小姐（碧約約）偷偷放走了，他因此受了處分，降職為軍閥中的馬夫，天天為馬洗刷馬毛以得，自己也赤條條地躺在木盆子裏洗澡，生活的怨毒使他恨極了那逃走了的革命青年，發誓要找着那青年來報仇雪恨，結果那革命青年終於遭了他的暗算，不過他後來受着良心的責備，竟悄悄地棄職而去了。

在「將軍之女」中，韓蘭根還是一個突料，一個很壞可笑的人物，不過編劇者和導演者 却替他創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

天真的蘇曼殊

蘇曼殊的一生，「自是神仙論小謫」，眞如花草一般如好好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還寫不通，忽然想到做詩，平仄的諧，求教於陳獨秀章太炎等，陳等也沒有好好教他，他漸漸寫來，天然文情並茂，寄托總遠，最是抒情詩中上乘的作品，正因為他讀書不多，未染文人輕薄的惡習，和漢文傳統的僵體的毒素，全以眞誠的態度，寫出病的幽懷，不落香奩綺之窠臼，這些決不是勞勞楮墨的酸儒所能到，便是他的小說繪畫與等等常筆札，自創一格，都無世俗塵土氣，讀起來，使人感到了清新的近代味。

關於他生前的種種逸事，寫的人太多了，知道的人也不少，雖愛內苦悶，行動的浪漫，拚命喫烟喫糖，……灑落氣致，思之神往，他又口口聲聲說，「無端狂笑端無哭，縱有歡腸已似冰」，「身世有華嚴之恫」，在我的憧憬中，曼殊宛全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天真，他出世界第一胖女人「求婚」知而引為笑料，那他有「喫豆腐」之嫌，其實，曼殊的行動言語歷根兒是不懂世故的孩子氣。

有一次，他到友人家裏去，直闖到臥室，友人的夫人正在裸浴，阻其入內，他只管昂然直入，肉體橫陳，視若無覩，友人羞怒之下，打了他一下巴掌，他還木然不解的樣子，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曼殊的天真，曼殊的「一塵不染」，他心目中，絕對沒有世俗不潔的妄念，但，他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雖身為和尚，而情感豐富異常，未能像死灰槁木一樣，所以他唱着落葉哀蟬之調，終於悲感惹恨，不幸短命而死，使他的一生成為一個悲劇。

天真的曼殊，非倍夫俗子所能了解，在這五濁塵世，爾詐我虞，絕對不許有情感存在，不許有天真存在，茫茫人海，還找得到曼殊第二嗎？

隔江煙雨晚蕭蕭，
擬有騷魂不可招。
此後櫻花橋畔路，
更誰月夜獨吹簫。

閒話「舞台銀幕」

（元甲）

在電影戲劇停版後，接着又以「舞台銀幕」出現文壇了，當然，這再接再勵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可賀的，就像他說：

無論如何，在戲劇運動的發展中，在電影雜誌無雜的情形之下，誰都希望再有和電影戲劇相似的刊物來推動這電影戲劇的進展，因此，我們憑着微薄的力量，把這刊物——舞台銀幕，適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出來了。

儘管不必接觸政治，儘管不必學院派的高談理論，然而僅僅在電影戲劇藝術的範圍內，它很應當執行它的嚴正的批判和其他種種建設的任務，我們不錯亂自己的步伐，不超越自己的界限，像匹駱駝一樣，不長重，不倫懶，在黑夜漫漫沙漠中，穩健而堅實地向前走着。

第一期里除了兩篇創作劇本是比較可取外似乎對於推動這影劇的進展還沒有做到。

敗了，對為雜誌編輯者自身就是一個新聞記者，這樣，不是又告訴了我們新聞與文藝是不能分開的。

再打開文藝史一看，從高爾，夏迭孫，斯堡等內容代起，以至布穆安特，羅愛爾，到堤斯等時代，為不離許多，真面的作家，同時也是新聞的維護者。

如高爾，我們是熟知的。「尊賓孫」流記一的作者，就是現代新聞「連續小說」的鼻祖，而且這是非常正確的，我們祇知道他是小說家和記者，其他作家也是如此，莫泊桑創始了短篇小說之先導。

弗爾克林常喜歌用他自己的筆調，將匈牙利或波蘭等民的消息寫成小說，就可見在內報告文學的彷彿，現在報告作家約翰毛德的許多文章，原就是新聞的通信。

在我們中國也可舉幾個名人出來，如梁啓超，黃遠生，王一之等，我們稱為他作家好呢？還是記者好呢？

今日各國有許多作家，他們都以新聞記者的環境，把文學記者的資格，把文學的作的全部，在編寫室裏寫成，他們藝術成名之獲得，是靠新聞雜誌，他們的令譽也是兩重的，不特美國如此世界任何國度也是一樣「現代的作家有十分之七是過着新聞記者生活的」千葉鶴雄的話，并不過於誇張吧。

然而新聞記者與文學家之間為什麼有着如此密的關係呢。請注意以下藝術的國地罷。

近來許多演劇的人，也投身於電影了，為什麼呢，因為電影是綜合的藝術，而新聞是綜合了文學及其他文化，而文學一發展，而劇人與電影員文學家與新聞記者之不可分，也就是這個原故。

總括說一句，新聞學就是文學的發展，不過他受了社會的影響，在形式就與從前的文學式樣互有差異，新聞學的特質，就是如上述把社會現實發生的事實情，用簡單精當有趣的筆調記載下來，故新聞是記實的，並且要有時間性，通俗性等，這是從前文學所不及的，而文學之創作力，與想力等，又是新文學所不及的且這下是新聞學與文學本質的區分只是社會生活的不同反社會的生活文學也改變了其式樣在實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事家，例如著名的歷明六評論家社會企圖完全委用文學家，而不用一個記者，但他們承認這樣是失，在這里，我們似乎不能分清明別了的確，直到現在這兩者明確之間是還沒有區別的得限和定義，而

龍門大俠

武俠長篇

（二十三）（青宇）

而且就是殺母親的兇手，我當時就把他殺了，出來時，你已經不在，所以我尋到此地來，恰巧遇見韓小姐被他們擒住，把她救出後，才知你也被這寺中的和尚擒住了，因為又設法來探聽你的消息，韓小姐又把入寺後的情形詳細細說了一遍，張潮祝笑道，現在總算害我而反助我，入洞以後，到得了三專助手，現在我在這裏呢，在洞內設坐石塊桌將起來，以便上洞去，而且要能使這三位虎，也能上去方妙，妙德道，這個也是個妙計，不必費事怎樣高，只要興那洞口相去只有兩三丈的時候，就可以上去了，韓小姐道，這個不在乎，不過這寺中機關很多，我們不明白，進去孔道，也容易遭禍，張潮祝笑道，你不要忙，我早想好一個計策在此了，又要妙德師弟，再從外面進去，不要使他們知道，暗暗在大殿後面，放起火來，殿好去幾個幫手，多放幾處火，萬一沒是等等，手只好陳那大殿後的一座屋宇先放，因為我早知道是他們寺里的總機關，只不過一番，你到了屋上放火時，切勿從天井上或窗子探身去張望，那一次，我就是這樣被擒住的，你只要拿些引火之物，向下一拋便他自己燒起來就可把這座屋燒燬，破他這寺，就易如反掌了，妙德忙道，這件事我做得到你打算什麼什麼動手，商量好子張潮祝又去拿東西給他們吃，吃飽了，張潮祝又撮着叫一聲，三只虎都來了，向他們吃飽後，便向他們說道，這二位，一位是我的師弟，一位是我的乾兒如，他是救你們出去的，以後見了他們，那要聽他們的話，不許頑強，那邊的虎點點頭，向他們身上吳了一會，大概是表示親暱之意，張潮祝又向他們說道，今天就要動手，替他們搭一個出去的石堆，你們跟我去，搬運石塊，越大越好，我們來與你們搭，說着，舉出六個大麻袋，掛在他們身上，每只虎背上兩個，當與妙德韓小姐帶着三只虎，到外面來，吩咐妙德韓小姐兩人，搬石塊沙泥，裝入他們的大麻袋中，裝滿了，便到洞口來，兩人應允，張潮祝先對着他們把第一隻虎的麻袋裝滿，帶着去了，妙德韓小姐又把第二隻虎背着的麻袋也裝滿了，